

星期評論

輯編佐良高 期六十第 幹主士英劉

贈閱

擁護中國新聞學會的宣言

中國新聞學會於三月十六日在陪都成立，發表長篇宣言，其中部與末段述及現時新聞從業員之「大體工作方針」，及其對於政府之希望，語重心長，值得細讀，爰為節錄如下：

「中國大矣，而抗建工作又如此廣泛而複雜；凡政府政令之推行，社會事業之興革，其效率若何，利弊安在，改進何從，補救何術，他如政令本身之是否合宜，執行官吏之是否適法——此皆甚關人民之利害，即皆影響國家之安危」，故「皆應為報人研究批評之對象」。

「苟欲抗建大業之完成，必須隨時檢討政績，實揚民隱，考求利弊，擁護紀綱，務期每一政令皆收其效，每一人民皆得其利。此則我僑報人為國為民應有之宏願，官為今後新聞工作實踐之重心。因念自抗戰軍興以來，基於軍事之必要，出版事業絕對受戰時制度之管理，凡我國人絕對樂從，本無異議。惟言論指導限於方針，新聞限制不出乎機密；至於一般施政，則自宜多加研究與批評。……軍興以來，全國同胞應認軍事第一之大義，服從政令，努力抗戰，然一部份官吏亦未嘗不假借戰時統制之名義，更杜塞民隱之神張，與思及此，實深危懼」。

「同人以為今後國家最大急務，即宜督促檢討政治實情，……所謂政府動員全國華人，予以便利，加以保障，普遍調查，探實討論，庶幾喚起民衆熱情，發揚庶政積弊，此正所以振起精神而固國本之道也。……倘使諱疾忌醫，粉飾為政，良好政令不能收其功，人民疾苦不能伸其產，使少數不肖官吏反得藉口戰時，掩蓋一切，則同人誠恐雖有偉大公忠之領袖與無數愛國人民，而抗戰大業依然不免嚴重之障礙。何也？敵人並不能亡中國，而中國之自誤為可畏也」。

「同人今日敢為此言，蓋鑒於軍事已脫險之難關，外交雖見有利之變化，而衛戍大勢，瞻念前途，雖勝利必然，而絕無倖致。是則惟有動員輿論，公開檢討，不諱不諱，不隱不諱，在格遵抗戰建國綱領之正確意旨，而不涉及軍機作戰，不妨害國家威信，不影響前方士氣，不洩露大政機密之範圍以內，凡一切政令之施行狀況，及執行官吏之善惡得失，應皆聽任報紙為公正之檢討，地方文武官吏不得加以妨阻」。

「我僑報人本此職責，勤求知識，鑽研真相，宣傳正確民意，判斷實際是非，庶幾足以使中樞國策樹大信於民間，社會實情得聞於政府。同人以為惟如是始能根本革除一部份敷衍粉飾之弊風，積極加強大後方抗建工作之成績」。

站在一個期刊編者的立場上面，我們願越擁護這篇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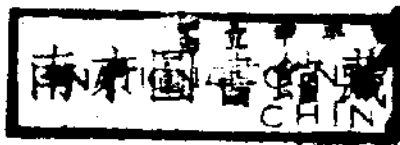
（英）

版出社論評期星

號一七二第設查審市滬

日一十二月三年十三國民

院家裁坎說小慶重



NATIONAL LIBRARY

轟飛將軍

敵機三十一架，十四日分兩批飛川，由鄂西飛；第一批十二架於便至成都上空後，遭我英專空軍之猛烈攻擊，當有兩架被我擊墜，墜落於崇慶雙流間，另有二架亦受重傷，在萬縣附近墜落，餘皆狼狽不堪，若亂逃去。第二批敵機計十九架，於便至萬縣後折而東去云。

在防空洞裏聽了幾個鐘頭的男女老幼，於警報解除以後，接獲這一類消息。我們希望中國的飛將軍格外努力，每次警報之後都能夠使翌日各報載滿這類消息。每次打下六架，當然是不容異議，但若指定決心，認定目標，每次打下架兩架來給敵人一個顏色看看，應該是可能的。

援華應講效率

華盛頓十四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今日在白宫接見記者團，對於外傳羅已接見赴華私人代表居里一語已予證實，但對會見情形如何，並未宣佈，僅謂居里現正向羅提出報告中。羅斯福總統最近三次接見記者團時，悉有人就居里報告性質叩詢於總統；各方對於居里報告之重視，由此可見。羅總統表示，美政府可依照軍火租借法案之規定，援助中國云。

我們聽了這類消息，當然是很興奮的。惟是所謂援助，在理論上有種種不同的解釋，在事實也有種種不同的表現。發一篇支持正義的洞窟言來壯我們的聲勢是援華；送一百箱金雞納霜來醫我們的疾病是援華；賣三百架飛機來給我

們過時升空迎擊是援華；替我們製造五十艘的潛水艇來破壞西太平洋的敵方海上運輸也是援華。對這種種不同的援華方式，我們都曾領略過，而且也曾表示過感謝，除了後面一點！

我們認爲長期抗戰是種不得已的策略，長期援華是種不可寬恕的浪費。美國人最講效率，援華似亦應講效率，即以最高效的方法來使日本之使華軍隊抱頭鼠竄。

依據我們的看法，美國的援華方式，最有速效的是命令太平洋艦隊司令趕快訪問新加坡，並以非列濱至台灣間爲試演春操之洋面。我們深信日本軍閥的使華行動，惟有美國海軍給予立刻制止；零零碎碎的大炮與飛機之供給，當然不能說無相當效力，但太遲了它們的末日。

何不請他懺悔

梵蒂岡十五日合衆電：據梵廷方面消息，日外相松岡洋右抵羅馬時，教宗將親自予以接見；表面上，松岡係謁見教宗致敬，但據梵廷方面表示，教宗於接見松岡時，將表示希望歐戰不致波及遠東，同時教宗將就目前國際之形勢與松岡討論公教在東京之傳教事宜云。

我們並不反對公教教宗接見一個靈魂上需要得救的松岡洋右，更不反對教廷想於東京方面獲得傳教上之利便，但對教宗將表示希望歐戰不致波及遠東一節，認爲大可不必。遠東在近數年內，無日不在戰爭狀態中間，歐戰之波及與否，至少就中日兩國之教徒之靈魂與軀殼而言，實無多大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們寧可

望希歐亞兩地之戰爭打成一片，因爲這樣就容易東教宗所最憎惡的殘殺行爲。

如果教宗覺得松岡既是不遠萬里而來，應當多留他在梵蒂岡盤桓一刻，那麼，我們願向教宗提議，帶他隨在十字架前行一懺悔典禮！

松岡缺一面鏡子

東京十四日合衆電：松岡外相今夜自大阪啓程之前，特播廣告日本國民書，並將播詞譯爲音片。松岡謂：「！余今欲於離國之前，國民保持鎮靜。吾人應勿過度不安，亦勿先認任何一國爲吾人之特別敵人。若干國民認爲以傲慢待人，即爲愛國心之表現，實則此僅使日本遭受困難」云。

話是說得不錯，但松岡本人却似未能遵守這段訓話。如果他非表示過度的不安，爲什麼不安居東京，而要遠走高里去尋他的伙伴？自己先以謀急從事而陷國家於累卵，反過來請國民保持鎮靜，上海人說「好意思」！

收回游資

三月十五日中央社訊：孔副院長今晚在中央廣播電台播講，題爲戰時公債勸募運動之意義。其中有一段說：「上海及香港之游資與內地國債居奇之游資，總數達百億元以上，也應該以公債形式收回之」。

我們願盡一切可能的力量來擁護孔副院長這一個主張，並望孔副院長也是盡其一切可能的力量來貫徹這個主張。

學制設備與人才

汪敬熙

我國的教育家們，似最愛談學制。在他們看來，似乎學制一編成功，教育自然就可以順利的發展了。

在數年前，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應該採用四二制或三三制成了教育家的爭論焦點。現在教育都已經採用了三三制，但還爭論似尚沒有完全停止。可惜當時沒有人提六年一貫制，一五制或五二制，甚至二四制，不然則這「例三三四」或「森四三三」的辯論，將不知要如何熱鬧！這些教育家們固然是極注重制度的討論，然而奇怪得很，他們卻沒有見我們的中學裏面至今尚缺一種十分重要的制度，即如何使中學裏面可留得住好的教員。中學，尤其是高級中學，不但難於找到好的教員，而且找到了也難於留住他們。中學教員待遇過薄，其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不高，所以有才幹有志氣的大學畢業生，即使是當中學教員，也都是把他們的職業視為臨時性質的，雖則其中有一部份是最適宜於教學，而不轉任他種工作。若把這部份人留在中學任教，實在可為我國高等教育建造一個穩固的基礎。我不懂得我們那些注重制度的教育專家，對於這個問題，為什麼一向忽略。

就是關於大學教育，我們的教育家們似乎也太注重學制。他們注意的只是：大學的各個部份應該叫做什麼學院；須有幾個學院才能成爲大學；某一個學院應該分設幾個學系；某一個學系應該開些什麼課程；甚至於某一種課程應該教些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常常有人著書專論，但是他們却又不曾看到我國的大學制度有一根本缺點，即把總務長和教務長列爲同等地位。大學以教務爲重，瑣碎的行政事務是應附屬於教務處的。我國大學把總務長和教務長並列，始自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是前清京師大學堂的化身，而京師大學堂則是一個「準衙門」。北京大學承襲了這種衙門組織，看重行政方面的事務，所以就使總務長和教務長放在平等的地位。總務長是掌財權的，依照一般的說法，他

是握有實權。因此，我國大學裏總務長的權力，反比教務長爲大；他可任意阻礙教務的進行。這樣子，正是大學以「行政」爲主，而以教務爲副了。在其他方面，我們的大學事事仿效外國，而在這一點上，卻是獨樹一幟，豈非怪事！英美德法荷比奧俄等國的大學，似都沒有那與我國大學總務長相等之職！

我國的教育專家似也沒有看見大學制度的另一重大缺點，就是預算制度未曾確立。據我所知，除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以外，我國其他國立大學的預算都是有若無而實若虛的。預算沒有，或是「年年做預算，年年算不到」（某大學一位教員的妙語），院長和系主任便都沒有方法來做長期的計劃。在民國十七八年以前，政府不能按時發款，當然沒有什麼預算可言，但在近十多年以來，教育經費從不拖欠，而亦不立預算，除了不願以外，究有何辭自辯？我國的教育專家斤斤較量於大學的名稱，課程的分配等等，而看不見這兩個顯赫的重大缺點，究是由於什麼原因？是不是因爲他們太看重了紙面上的制度，而致忽略實際上的情形？

現在所行的導師制度，似乎也只是在紙面上好看，而不切合實用。我未曾在天津劍橋兩大學內住過，不知道它們的導師制度的實際運用是什麼樣子。但我記得德國的生理學家費先生在他一本書首錄中曾有一段話說，教員在實驗室中工作時間不知不覺地給予學生的影響，實是他的不朽事業的一部份。不要說一同工作，就是在工作疲乏之後一同談天，一開遊戲，似也可收「潛移默化」之功。社交式的聚餐，傳教式的訓話，却是不能收此效果。我們都有少年時代，應未全忘少年時代的經驗：越是年長者說某一件事不應該做，我們越是想去試一試。「禁果永遠是甜的」！

我還記得廿五年前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的一段經驗。每年清閉節，

我們都到西直門外蘇家山去植樹。而這一座蘇家山呢，年年是光光的沒有一棵樹！清明節令學生植樹，當然是一種極好的制度。而在一年一度的植樹之後，沒有人去照料他們所植的樹苗，那末，所有的蘇家山或張家山李家山之類，自然都是永遠不會達到「半山之木皆美矣」的地步。這一件小事就可表示只重制度而不重視使用制度的人，定會產生什麼結果。我國的教育制度中間，究有多少是和這個植樹節一樣的「儼然有介事」呢？

我們應該徹底瞭解紙上談兵不一定可以打倒敵人，更應該徹底瞭解一種制度的實現與否完全在乎實行的人。我國的教育專家似應少談學制本身，而多注意那些實行學制的人。譬如「徒法不能以自行」！

我國的教育專家也甚注意設備——蓋華麗的大廈，買齊本的圖書，購辦好的儀器。爲了這些，我們的外匯，源源而去！德國的興華公司，是專門在中國做儀器生意的；禮和洋行也於販賣軍火之外兼做這件事。在中日戰爭發生之前，每年都有德國與荷蘭的洋行代交到中國來完備成套雜誌和大部分的參攷書。校舍，圖書館和實驗室均建築，也早成了我國營造公司的一宗大生意。

但是實驗室的建築往往只是外表美觀而內部並不合用。實驗室所必需的自來水，煤氣和電流是往往缺少的。並且大多數的情勢是在房圖上預先指定某間專爲研究某種問題之用，結果則是房子蓋成以後，偶有機器，不是通間須添煤氣管，就是那間須添電線，或是另一間須添水管，一年之內時時不斷的聽到匠人工作的聲音。有時房子蓋好以後，安裝電線的圖樣遺失了，出一點小外錯，就須再費數天的工夫去找毛病之所在。有時一幢大房子只有一個水門，修理一間小室的水管，要搬整座房子沒水用。

儀器購買了許多，但是理工學院往往缺少一個可以修理和自己製造儀器的實驗室工場。內地的大學幾乎是沒有一個有此設備的。買一些極貴的儀器，例如希爾格公司的分光儀，蔡司公司的干涉計等，而無人能利用得到這些儀器的任何研究！若是買給學生做實驗用吧，殊屬

不必如此講究。至於買了一個須用抽氣機的 X 光管，而竟忘了多買一架不可缺少的抽氣機；買了一架精確至於攝氏表一度的千分之一的恆溫器，而竟不買它所必需的水銀；或購整套買齊，可作研究，而仍放在櫃子裏面，留給將來應用，則更是些常有的事。

雜誌和書籍的購買也有許多不經濟的地方。往往在一個城內幾個不同的機關都有一套同一的雜誌。這種全套的雜誌都是價值很貴的，而且不是時時需用的，如果這些機關能夠分門購置，交換借閱，免去不必要的重複，那豈不是可以多買幾套他種雜誌嗎？在貧窮的我國，這個算盤似乎是應該打的。

大學內提倡設備，而有這些不很知悉的結果，有些人歸罪於留美學生的模仿性。這似有些冤枉。因爲美國的大學固然是皆校舍輝煌，藏書豐富，設備完善，但是美國人很講經濟，並不浪費，科學教育尤重指導學生自製所用的儀器。像中國大學那樣把圖書儀器「備而不用」的情形，在美國是不經見的。

有錢購買洋貨而設備不全，或雖有其設備而仍網羅不用，實在是爲缺乏人才所致。因爲沒有人才，故雖有錢而設備不好；也因爲沒有人才，故雖有了華麗的建築，充實的圖書，和大量的儀器，而仍做不出好的學生來。

大學固如此，中學也如此。在中日戰爭以前，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分別出款充實中學理化兩科教學儀器；其用意極善。但是儀器到了內地的中學裏面，因爲缺乏適當的教員，便被擱在玻璃櫃內裝滿面！

因此，我總以爲當前教育的重要問題，不是學制，不是設備，而是人才。

人才似乎是我们的教育家所最忽略的一個方面。他們討論學制，鼓吹充實設備，提倡各種各式的教學方法，都很出力。他們的言論是如此，實際作爲亦如此，故其用人的範圍，大多做總不用乎自己的同學和學生的圈子。在他們看來，似乎只要有了完善的學制，充實的設備

和新式的教學法，那末，教育機器便可轉動如常，自然而然地轉出一批有用的畢業生來。可惜教育不是一架自動的機器，沒有人才是沒有法子辦好教育的！

在「怎樣使中國科學化」一文裏面，我曾論過美國的大學教育發達史爲例，證明在一學術發達的國家，集中所有的少數人才來辦一兩個以研究爲中心的大學，實是極高教育程度的有效方法。八九十年以前的美國，在教育發達上是同我們現在的情形有些相像，我們正可借鑑。但在近年，我國人士願有一種非美國教育趨勢，因此，我今再舉德國的學術發達來做個例子。當然，這個德國還是舊式的德國，而非則下有些人所仰望的希特勒之第三帝國。

在二十世紀初葉，德國的學術無疑地是很發達的，而且是在各方面都有使人景仰的進展。何以致此呢？原因是在前世紀初。當時洪博爾特竭力提倡使德國有才能的學者都在大學內自由研究；而其後普魯士教育部在亞爾特侯爵指導之下，又是盡力給有才識的學者以研究的機會。亞氏不問學者的種族，信仰，出身，而只問其有無才能。凡是有才能者，便應給予工作的機會。在這一種空氣之中，衛爾斯特拉斯發表了一篇關於脾臟病的著作，便由中學教員一躍而爲大學教授；克赫發表一篇關於脾臟病的著作，便由一個鄉村醫師而被召來到柏林工作。惟有這種培養人才與發展人才的努力，德國的學術纔會有那自從十九世紀以來蒸蒸日上之趨勢。學術的發達，教育的進步，全在得人。德國這一段歷史或可以使我们了解人的真意吧。

我們再看關於此點各種人的見解。亞伯來模·佛來克斯納是位對於美國的醫學教育和大學教育的進步，都有很大影響的人。他曾在其所著「美國的英國的和德國的大學」一書裏面竭力指出人才在學術和教育發展上的重要。英國有名的物理學家拉色福在一篇書評中也曾明白的說，幫助有才識的學者是種促進學術的重要方法。美國的名小說家魯德爾斯，在他那本描寫科學家的小說「亞瑟斯密傳」中也說，如果要使研究必須先買貴重儀器的話，那就最好在買儀器時便把研究的結果一齊買了來！當然，他這一本小說是以顯出入而重要於其主題的。

我們現在人不夠用，或不堪用，實是吃了從前太不注意培植和發展的虧。聰明人是隨地隨地都有的；但是得要求學機會的人，却未必有水平線上的智慧。人才的培養，如果完全靠着每個人的父兄的財力和勢力，實在不是正當的辦法。這種放任主義的教育政策，不知埋沒了多少天才，而同時也不知道已浪費了多少極好的求學機會於笨伯身上！人才的培養是國家社會發達的根源，實在應由國家來管。對於培養成切的人才，國家更應給以發展的機會。

教育的最大責任，應使凡有能力去作學術研究的人，各個能得自由發展。在過去數十年中，有許多人已在外國受到適當的訓練，歸國後因用非所學而致荒廢了的，真是不計其數。現在的工作機會比較以前多了許多，但常給予非人，也難產生發展人才的效果。我們的教育家當中，似也沒有幾個能感到使現有的人才能得充分的發展，實是提高學術和教育程度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先辦好了大學，然後提高中學程度；或先辦好了中學，然後提高大學程度；是個頗有爭論的問題。主張後一說的以爲：中學辦不好，大學無從極好的學生，怎樣能夠教出好的人才？反過來，主張前一說的却說：不先辦好大學，中學即無好教員，怎樣能辦得好？這個爭論好像那「先有雞或先有蛋」的辯論，似乎不易解決。其實不然。兩說都只看見了問題的一面。主張先把大學辦好的人，是只注重教員一面；而欲先辦中學辦好的人，却只注重學生一面。大學不是教員們把固有知識灌入於學生的地方，而是教員們率領着學生一同去求新知識的場所。我們應先給予教員們以自由研究的機會，使得漸漸地把學生引上自知去求知識的道路。這樣，好的學生有了研究的經驗，自然可以繼續去辦研究工作，或投身於其所學的事業，而那種差一點的學生，也儘可以担任中學需要的教員。若只努力改良中學，而不注意去給大學教員以力求進步的機會，那末，大學裏面縱有一些可造之材，而也沒有好的匠人來使之成器。辦好中學固是重要，而先辦好一兩個以學術研究爲其使命的大學更是重要。有了這樣的大學，教員和學生都能於求人類知識的進步上各盡所長，國內的學術程度自然可以提高，而同

時也可獲得促進教育的結果。

現在我國的人才真是缺乏，不論是那一門的學問中，真正能站得住的人至多不出十人。在農林醫藥和工程方面尤其缺乏實際辦事的人。事多，人少，難於分配。在此情形之下，我們最高的目標是只辦一二個以促進學術爲其使命的大學。我們只能夠在國內許多大學之中選擇一二個，就其過去歷史，傳統精神，和現有人才而論，足以負此特殊使命者，給以充分的經費，使之得於抗戰勝利以後盡量發展。爲受實際情形之限制，我們不得不爲此種選擇；這不是對那一方面有所偏袒。借鑑於他國的歷史，考察我國現在的實況，我們似乎應該採取這樣的集中政策。

這種辦法的能否成功，完全繫於此種標準的大學（一）能否集中真才和（二）能否使這一批真才安心工作。這些都是實際問題，不能詳加討論。但有幾點老生常談的原則，還可於此指出。

（一）關係集中真才問題。「實至名歸」固然是種不易的道理，但在宣傳工具非常繁多的今日，一個美國怪傑——馬威地始人巴南——所發現的技術，確是十分有效的。他說，他總設法以他的名字時時出現於報紙上，不管這些出現的方式是設法或賞揚；因爲大家曉得他的名字，不問香臭，總是於他有利的！這種技術的運用，初不限於江湖術士；所以普通的「名譽」，雖在學術界，也不一定非靠得住。比較可靠的選擇標準還是一個人的工作成績，以及國內外同行是否承認他的工作爲有價值。搜集人才的時候，必須注意此點，方可免於重大的錯誤。

（二）至於能否使這一批真才安心工作問題，則似應注意到下列四點。第一是工作的自由；從人類文明進化史上看來，學術必於自由空氣中方能發展。第二是經費的穩定；經費的數目不應過多，而決不可間斷。在今日不知明目的情形之下，工作之進行不能依照計劃。第三是對經費的支配，實驗室或研究室主任應有全權。現在許多大學將各學系所需的儀器材料統歸一個庶務處或儀備室辦理，殊屬妨害工作。

第四是對經費的分配，必須不偏不倚。我們可再舉一美國的先例：心理學家霍爾在其自傳中說：約翰霍金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吉爾門先生是位地理學家，但他有意的不設地理學系；霍爾屢次向他建議提倡教育研究，他亦不許。我們站在後人的立場上看來，吉爾門的眼光是对的。霍爾後任克拉克大學校長，他的繼任者阿提伍特，也是一位地理學家。阿提伍特做了校長，大權在握，便只提倡地理學，遂使其他各系的著名教授紛紛告辭。現在我國的大學校長和院長之中，是多有似吉爾門先生呢，抑多有似阿提伍特呢？

結茅水上感賦

陳登恪

類蓬結茅屋 能有幾人同
欣看一室好 懶愧萬家空
夢曉河聲壯 乾坤血戰中
短窗無限意 還逐暮雲東

戲題方蘆浪新居

陳登恪

依窗參差水前 東來擊鼓掃華鉞
城中兒女夢驚破 分取椰巖自在眠

謁南陽諸葛廬

陳泮藻

兼程來訪臥龍岡 三顧堂前石徑荒
鼎足未能宏漢業 千秋萬世惜元良

遊嘉州烏尤寺

陳泮藻

紛紜世局幾扁舟 今日凌雲觀酒遊
萬里長空心地遠 青衣沫水一浮鷗

日本對華外交政策

孟雲橋

日寇近幾年來的政府，一直是些弱兵強武的軍閥政府，其中既無外交家，更無政治家。他們仍保持着歐洲十九世紀式的軍國主義思想，腦袋裏充滿了些擴張領土，佔據滿蒙，征服中國，與稱霸世界的觀念。於是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開始進攻東三省，佔據熱河，繼又脅迫我國政府設立警察政務委員會，以冀達到他們所謂「華北特殊化」的目的。關於這一階段的外交發展，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以下講的是僅限於七七事變以後的事。

我以為在這期間，日寇的對華外交政策，幾乎無一是處，舉其大者而言，約有三種錯誤：第一，日寇既已佔據了東四省，並在華北建樹了特殊的勢力，那麼，爲了日寇自己的利益計，它最好是善於利用既得的權益，根本就不應當再發動大規模的對華侵略戰。第二，既已發動了對華的大規模侵略戰，而於血戰數月之後，明知道中國內部已經完成了民國以來的空前大團結，日寇的人力物力都不足以吞食一個比其本國大出數十倍的一個中國，它就應當急求下台；下台的最好機會，就是比京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而日寇又拒絕了這個大好機會。第三，既然決定了征服中國的政策，並且已經曉得了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那麼，爲了自己的利益計，它就應該利用一切的外交援助，以期解決中國事件（是否可能當然遠大有問題），盡量誘引與國，盡量避免樹敵；而日寇却又於去年九月結了一個德意日三國同盟；這個同盟締結之後，日寇絲毫不能得到德意的任何援助，而與英美却結成了不可解脫的怨仇，結果便把英美完全擺在中國方面，以製造成了日寇必敗的局勢。茲將前述三大錯誤分別討論如下：

歐洲帝國主義的發展，約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帝國主義侵略，偏重於軍事的佔領領土，可名之曰軍事的帝國主義，它的最後終結便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的世界大戰；第二階段的帝國主義侵略，

偏重於對弱小民族的經濟剝削，可名之曰經濟的帝國主義，盛行於上次世界大戰之後。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爲什麼有這一種轉變？這當然不是爲了正義或公道，而完全是起於帝國主義者的利害計較。原來帝國主義者對於其他國家實行侵略的目的，不過是想得到一些實際利益，而不要滅亡或征服一國，總需要出相當的代價（即戰爭的損失），甚或引起它和別的強國間的衝突，如上次的世界大戰，那就不合算了。所以近幾十年來的帝國主義者就改變作風，不復積極佔據土地或滅亡入國，而專致力於對弱國的經濟剝削，如強迫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阻止弱國發展工業，並剝削其財政金融等手段都是。如此，帝國主義者便可不費一兵一矢之力，而充分地獲得了經濟上的實際利益。這不是最聰明的一種辦法嗎？

日寇的軍閥們並不瞭解歐美帝國主義早已翻了花樣，仍然保持着半世紀前德國式的「鐵與血」政策，所以只管橫衝硬撞，想要征服中國以便統治世界；佔據了東四省固不滿足，奪取了華北的利益仍不滿足，結果又發動了一個盧溝橋事變，致在中國深陷泥潭，無法自拔，將來或許還要自取滅亡。假若日本政府而也有些聰明或險險的政治家們話，則爲日寇自身的利益計，最好不要發動這次中日大戰。因爲中國復原的資源，亦即日寇所最缺乏的資源，如煤鐵錳等，大部分都在東三省與華北；日寇既控制了這些資源，若不再對中國強逼中國斷決不能忍受的軍事壓迫，而只在那已佔領的地方實行經濟剝削，以待敵戰之復起（當時敵戰已成必然之勢），然後乘機實行它的南進政策，便可垂手而得南洋一帶的極大利益。這樣，日寇的特殊勢力範圍，北起東三省，南至東印度羣島，甚至於連澳洲在內，不就真會變成東亞盟主了嗎？日寇的軍閥政府不此之圖，而偏要對中國發動一個大規模的侵略戰爭，這毫無疑問的是日寇對華外交政策的第一個大錯誤。

日寇宣傳中國不過是「地理上的名詞」，根本不能成爲一個國家。日軍固並且宣傳，他們可於三星期內滅亡中國，因爲他們相信中國一遇對外戰爭，內部自會瓦解的。但當中日戰爭一經發動之後，中國立刻就完成了民國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堅強統一，各派各派精誠團結，同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破釜沉舟，一致對外起來；日寇不但未能達到三星期內滅亡中國的目的，並且傾其全國海陸空軍的精華，三個月還未能攻下上海一隅。這時世界各國都已認識中國的實力了，日寇軍閥也該曉得中國問題之棘手了，則爲避免遭受更大的損失，甚至於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起見，日寇便應當急謀下台，適可而止了。也許有人要說，這時中國絕不會屈辱求和的，日寇如何謀下台呢？其實不然，因爲這時日寇有一大好機會，就是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北京布魯塞爾舉行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

大家記得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的國際聯盟大會，曾授權於大會主席邀請必要的會員國來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美國雖非會員國，但因其在中國的利益，僅次於英國，故亦被邀請參加。英美兩國往復磋商之後，大家都同意在北京召開是項會議，可是都不願負領導之責。美國以爲英在華中和華南，利益較大，所以關於中國事件，應由英國來領導。英國則以忙於應付歐洲之事，無暇東顧，故極盼望美國來領導。因此，北京會議開幕之前夕，列強實無解決遠東戰爭的具體計劃，惟有希望日寇（亦九國公約簽字國之一）攜帶其所要求的條件來開會，大家對價還價，以期得到一個折衷的方案。不料愚蠢的日寇，竟於十月二十七日復據拒絕。英美等國於失望之餘，又去邀請兩個非九國公約簽字國——蘇聯與德國——來參加，藉以增加這個會議的聲勢；但對這個邀請，蘇聯雖接受了，而德國亦拒絕。十一月三日正式開會，主席與英美法三國代表一致表示他們希望與日寇合作，並以和平方式解決中日問題的殷切。會議數日，各國皆互相觀望，互相推諉，毫無任何結果。於是大會又決議對日寇作一次最後的敦請，敦請的條文於十一月六日發出，同時大會亦即停止進行，以待日寇代表攜其條件而光臨，再由各國代表折衷調解，以使中國可予接受；如果他們以爲中國應予接

受而中國代表堅持拒絕時，他們或者還可以用政治與經濟的壓力來逼中國讓步。當時作者正在英國；據我個人和英政治家接談後所得的印象而言，至少保守黨政府當局是存這種思想的。感謝上帝，日寇於十一月十二日據據，仍然表示拒絕。於是這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便只發表了一篇空洞宣言，一闕而散！我常以爲這個會議實是中國抗戰建國史中的一大危機，倘若日寇中有些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果真攜其條件以出席討價，那麼，中國在列強壓迫之下，至少必須承認「僑滿」，並尤日在華北方獲得特殊利益。這樣一來，日寇豈非得了名利雙收的下台？所以我認這是日寇對華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大錯誤。

日寇既拒絕了這次的大好機會，決對中國作戰到底，而於掙扎三年之後，更深切地認識了解決「中國事件」之不易，則爲日寇的利益計，它就該在外交上竭力尋求與國，盡量避免樹敵，一方面想法增加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減削中國的外援。但它又是不此之圖，却偏偏在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做了一件笨拙無比的事。這時歐洲的戰爭，已進入於英德相持的階段了。德國的閃電戰雖已打敗法國，但在法國投降以後的幾個月內，事實却證明了由於海峽的阻隔，以及美國的積極援助，英國反似有了戰勝的希望。德意甚恐美國的援英，急思利用日寇來在太平洋上牽制美國，於是即提議與日寇結成三國同盟，且於盟約中充分表示這是針對美國而訂的，以期引起日美惡感。這個同盟，毫無問題，是對日寇毫無利益的。因爲德意皆非海軍國，亦非資源豐富的國家，它們在歐洲還自顧不暇，那裏能給日寇以任何經濟上及軍事上的幫助？反之，如果日寇真被德意利用，而與美國開戰，却可減少美國對於英國的接濟，而使德意獲益。

我們曉得中日兩國打了三年有餘，美國雖同情於我，而始終不肯對日作一公開的反對表示，英國則更想與日寇聯絡感情，所以到了去年七月十七日，還以日寇之要求封閉漢口公路。這時中國抗戰的困難，確是增加了不少。但自蔣案的日寇於去年九月二十七日與德意訂立了「三國同盟」之後，中國的國際局勢就突然變好了。英美更清楚地認識了它們的命運與中國的不可分注，爲了對抗德意日同盟的侵略野心，

英美必須與中國澈底合作。於是去年十月十八日，英國得了美國的支特，即宣佈開放滇緬公路；十一月三十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即宣佈對華借款一萬萬美金；十二月十日，英國又宣佈對華貸款一千萬鎊。自此以後，英美絕不願斷絕了與日寇妥協的迷夢，而公開地對日寇採取敵對

趕緊糾正爬山虎的罪行

劉國鈞

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的公民雖然不宜輕易指出後方事業的陰暗一面，因為弱點之暴露可予敵人反宣傳的資料。但此所謂陰暗面者，實在又分兩種：一種是無可救藥的缺陷，說了出來徒使觀者痛心，仇者稱快，自以隱忍為上策；另一種是人事上的偶然疏忽，只要抱定決心，便可立刻糾正，說了出來，負責當局既可據以釐定整飭方針，朝習不違的人又將聞而寒心，至於敵人則更知我有備，快要剷除病根，或且認為大無風浪，何庸過分隱忍？實際上，「人定可以勝天」，在「長期抗戰」一條件下，除了純粹的軍事行動以外，其他一切後方事業，即有先天弱點，我們也應該分別重輕，次第討論，以期尋獲解決方案，克服種種困難。

若因畏首畏尾而致諱疾忌醫，則以「抗戰」大義之掩護而得滋生的種種弊惡，經過「長期」繁榮，勢必根深蒂固，成為民族性格之一部，其於未來建國之工作，必將產生嚴重影響。當今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標本既係兼顧，我們尤不應以抗戰一時之利便，而竟忽略建國萬年之大計。何況現在後方之陰暗一面，有些是根本違反建國諸大德的，既不利於建國，又無裨於抗戰！在本文裏面，我將離開了所學所做的本行，而談一個那與人生日日有關的衣食住行中的問題。我非交通專家，我不配談技術問題。我只能從旅客的觀點，略說一點關於交通上需要改革的地方，以供當局參攷。

行的問題範圍很廣，這裏祇說一點，就是關於公路上的汽車夫——不，今應會稱司機——問題。他們的權衡無理，騷擾淫佚，業已成為一般的事實。多數旅客和正當商人，對於他們，莫不飲恨吞聲，而

的態度了。中國近幾年來外交宣傳的努力，只造成了英美對於中國的一個灰色態度，而且還遺留一個「三國同盟」，即使世界局勢立刻「明朗化」，大勝於中國自己努力所得！毫無問題，這是自定對華外交政策的第三個大錯誤。

主管機關則似置若罔聞。最近這種怪現象，更是有加無已，凡在公路上旅行過的，莫不表示驚異。本文中所用材料，多半是由慣於行旅者所供給，也有一些是從某種戰時運輸機關探聽來的，大概不致與事實差得過遠。

公路上的汽車夫有幾種：有些是屬於公路局的；有些是軍事或軍事機關的；有些是國家銀行和國營貿易公司的；還有些是私人所經營的運輸公司的。其中自以私營公司的車夫為最合理，因為他們多半就是車行股東，或為車行股東之親友，至少對於行車的安全尚能注意。至於駕駛公家汽車的司機，則對車子既不愛惜，而又「狐借虎威」，無所不為，即使明正典刑，亦不足以盡洩公憤。本來，現在尚「司機」，即使是做純粹的正常營業，每月收入已可高至千元，而這一批駕駛公家卡車的「新興階級」則更利用其特殊地位，做出種種非法事業，一月收入竟有超過萬元的。因此，他們便變成消費社會中的一種大魔王，許多公務員教書匠以及戰場上的士兵將領，反都望塵莫及。在昆明，有人說，一年前在街市上最表神氣活現的是「飛將軍」，而今却是輪到「爬山虎」了。昆明市郊許多新建的大洋房，連着游泳池，網球場和弄翠的草地的，都是他們的。有兩位警官因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設法買了一部卡車，自行開車，改做運輸事業，現在也可月入二千元。這些事實都可證明誰是「戰時利得」或「發國難財」者。

他們中間，良莠不齊。說到罪惡，真是罄竹難書。論其大概，則有下列數種。第一是明偷汽油，盜換零件。這固是衆人皆知的；

但其忍心害理的地方，則有一部份是正常人不堪想像的。例如從昆明到瀘縣，載重三噸的卡車，照公路局預算規定，應用汽油一百三十餘加侖。這預算已是相當的寬，實已留下了偷油的餘地，然而有些「司機」，竟於到達瀘縣之後，還可剩下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汽油來在市上私售。因為他們一過下渡或平地，便是關了油門，讓那卡車憑着物理學家所說的「動能」與「動量」來順勢直滾。瀘縣油價要比昆明高出四五十元，於是單單這一項非法收入，行車一次便可賺到二三千元。他們一面是發橫財，一面是讓卡車滾壞。往往一輛全新的卡車，在瀘縣路上來回不到兩次，便「告老」了，於是國家又得再出資買車，而他們又可拚命賺錢。所以國家購入的新車雖多，而在路上出現的很少。這就是偷油的結果啊！至於盜換零件的結果，與此也正相同。這在公家卡車為尤甚，因為私家「司機」常用壞了的零件去向公家「司機」掉換完好的。公家司機既得了私家同行以舊換新的津貼，回來又可認領損傷，請求給費修理。橫豎車子壞了，與他無涉；開行不動，與他更不相干；他只知道借此撈錢。你若責以就刑行程，延誤事機，他也可以推得一身乾淨，因為這是車子本身出了毛病！你若曉以外騙之應受懲，他也實在不懂經濟原理；他只想使自己的腰包加肥！

第二是私運貨物，損害交通工具。這也是件公開的祕密。這種行爲的結果，便是嚴重過量，以致車子容易受傷，路面與橋樑也容易破壞。有些運輸機關洞察下情，委曲求全，犧牲了自己的應享權利，預先留下一噸半噸的地位來使司機老翁們去夾帶私貨與「黃魚」，以爲這樣便可激發司機們的天良，不致領外營私。那知他們還是照樣的連路舞舞，非把車子裝到非用最大馬力決開不動時不止！結果毋庸說得，司機們多賺些錢，而車子則仍不經久用，路面爲之破壞，橋樑亦被其壓斷。至於有些司機，利用特殊地位，夾帶違禁物品，或僅偷關漏稅，則更是些司空見慣的事。公路上軍車稽查雖嚴厲，往往於距站二十公里前即突然停車，過站二十公里後再從容下車，然而走私依舊，夾帶亦依舊。因為檢查員之登車下車，既以二十公里爲經常限度，司機便於二十公里以外先把私貨卸了，雇人抄小路担往前去。不過這却苦了

「黃魚」，必須步行或坐滑竿四十公里，所幸車夫還有信用，照例是在前面小店中喝茶飲酒，坐等他們來趕車！

第三是不顧行車安全，不知機械原理。大多數的司機，祇知駕駛而已，對於車子各部分的構造，引擎各部分的巧妙，全然不懂。車上各部分什麼重要，什麼次要，也不明白。因此，他們對於修理一層，多感無從措手。許多所謂修理也者，祇是敷衍鬼混，結果竟是愈修愈壞。有時因爲一點小小的障礙，也可阻止幾日行程，因爲車夫尋找不出困難的所在，祇好等着修理車來對症發藥。即在駕駛方面，他們也都是一鼓作氣，橫衝直撞，有時在懸崖上疾駛而行，有時在轉彎前不鳴警笛，有時乘酒興而開車，有時在危險地方辦理移交，命一無經驗的副手來試渡難關。最近金陵大學美籍教授那明珠女士返國省親，在瀘縣路上險些被車撞死，便是由於開駛過速，轉彎時不及煞車所致。所以司機的責任，關係人命，若不嚴加取締，豈非天下之怪事？

第四是虐待旅客，草菅人命。破卡車上裝滿了貨，貨上擠滿了客人，自雨淋淋，毫無庇護，一不小心，便從車頂跌下，誰不說是該死？上渡時要下車，「拋錨」時要推車，這更表示同舟共濟，司機們可資旅客以春秋大義。過站「打尖」，車夫們一高興，不待雞鳴而早看天；一不高興，則雖在那青天白日之下，也可請你在荒村野店內未晚而先投宿爲佳。行車日期雖有規定，但是誰能保證車在中途不出毛病？你若胆敢抱怨車夫，他可立刻給你一個顏色看看！誰敢迎你乘坐他的汽車？

第五是狂嫖賭博，揮金如土。沿公路各大都市酒舖飯店，現在的顧客，誰不歡迎一批司機老爺？他們確是揮金如土。反正是搶來的錢，當然還是淌着出去。於是沿公路的大小城邑，都顯現着一種反常的繁榮。這的不說，即如瀘縣，隆昌，內江，廣元，乃至成都，那一個不是這班暴發戶的天下？但是，天呵，他們的呼盧喝雉之實是那裏來的！再如去年秋節某邊境因司機老爺一夜狂歡而使國家蒙受數千萬圓之損失，那更怎麼說呢？

罷了，不再說了。上面所述舉舉大端，已可看出他們的罪惡了。

現在汽車已是交通的命脈，而汽油也是國民的血汗，他們竟是這樣的虛耗浪費，這點說是不負責任，玩忽公務；深點說便是妨礙交通，破壞抗建，其罪等於漢奸。我們若把所聞所見的具體事實一一列舉出來，真可以使聞之者髮指！這裏，我得重行聲明司機當中，良莠不齊，並非各個都如此。然而此種惡勢力之發展，實是方興未艾，若不趁早設法，以後將更不可收拾。現在我請提出種種不妨一試的辦法。

(一)應即舉辦公路巡警。現在的檢查站是固定的，數目也很有限。雖然檢查者很認真，想出種種方法來防止舞弊，如隨車押送之類，但還容易被人避免。我們似要仿照美國公路警察的辦法，添設巡邏隊，不時在公路上驅車巡邏，隨時隨地捉拿犯法的司機。這隊人要給以大權，遇有不從指揮的司機，隨時可以拘捕法辦。爲了加強實力起見，巡邏隊宜加入憲兵，或竟完全着由憲兵司令部主持，以便管理軍事及準軍事機關的車子。

(二)應予司機以嚴格的訓練。現在的司機，程度太差，不但缺乏愛國觀念，且無機械知識。所以訓練起來，應以精神講話爲主，使在心理上建設一種負責任，愛國家，惜公物的觀念，並能實行新生活。這是正本清源。若再加以技術上的訓練，俾能真正遵守行車規定，那末，現在公路上的黑暗情形，至少當可減少一半。這事最好由中央訓練團或各省訓練機關負責辦理，首先就從軍事機關及國營各公司的司機生着手。凡是受過訓練的人，待過應與未受訓練者異。荷有託故規避訓練之人，應在一定期限之內撤銷其執照，不准再開任何汽車。

(三)治標的辦法，是應嚴令各公私車主嚴格檢查其所雇司機的行爲。各機關主管車務人員尤應負起牧核的責任。凡車輛未至退休時間而已不堪使用者，應令司機照價賠償，或予嚴懲。各車零件之常失與常壞，亦當責令司機負責。各地方軍警如遇有狂瀆濫賭之司機，並應立即拿送主管機關依法嚴辦。沿公路各地方應闢公共停車場，以免各卡車停在街市中間，如現在成都昆明等地一樣。各公立貿易公司應沿途設立車站，管理行車事務，並設立司機宿舍，以免到站後散居旅館胡作妄爲，尤應禁止其在某地無故逗留，以利運輸而增效率。這幾點

倘能做到，那末，現在的毛病，即使不能盡免，也可減輕大半。

(四)設法徵收車夫所得稅和戰時利得稅。他們現在完全逃避了國家的捐稅，對於戰時財政有進無出，以與他種職業相比，實是享受着過分的優惠。況且他們的國難所得，大半是消耗於飲食嫖賭等奢侈生活，更容使戰時社會物價騰貴，而蘊藏着可以避免的危機。即就新生活運動而言，他們的行爲也是應取締的。

總之，現在的「爬山虎」問題實比當年的「市虎」問題嚴重萬倍，他們的非法行爲，直接是損害公物，妨礙行旅，間接則遺毒社會，影響抗建。我們希望有能力制戒他們的負責當局不要一味裝聾作啞，而使身受其累的人民，亦勿永遠噤若寒蟬！

總理講權能劃分之原則，會事車主人與車夫之關係爲例。現在我們的車主人是向車夫低頭了，權能似將集於車夫一身，這豈非要變！

投 稿 簡 約

本刊編輯主旨，在舉全中國凡由瞭解而信仰，由信仰而力行三民主義之同志，各憑良心主張，本學術立場，體念環境需要，闡揚國父遺教，以期樹立建國新民族國家之中心思想，故無所諱詞持約撰述或幹部之類，而將大開門戶，歡迎投稿，謹訂簡約如下：

- 一 爲使大家得有發言機會，來稿務請力求扼要。荷有特別豐富之內容，長篇亦可接受，但將打折扣，以示限制。
- 二 來稿一經接受，整理後即致謝詞，每千字暫定六元至十二元。
- 三 編者對於來稿，除修正筆誤與補充脫漏外，或常帶有刪改必要，有不願者，務請預先聲明。
- 四 承惠大作，無論可用與否，盛情莫不心領。如有必須刪變之稿，自當完壁歸趙。又來稿請寄重慶小龍坎戴家院本社。

書報春秋

關於貴州的兩種日記

全受仲

一 賡續錄(修)：錄香館使驗日記。編裝六冊，一函，天津嚴氏影印手稿本，原為分贈親友，無定價。民國二十四年出版。

二 華瑞安(學淵)：辛丑日記。商務印書館據手稿本排印，原定價二元。民國二十五年初版。

清季未廢科舉以前，其學校制度已非理論上任何人的管轄，更不在那學台的管轄範圍以內。培植人才的學校制度，而是附隨在考試制度下的。所以實地講學的組織，如書院，學台管不着；管一種時常制度；所謂府廳州縣學，止是一進抽籤得着的，並不是實地講學之所。實言之，學台的衙門，而不是實際造就人才之所在；所謂「進士」或「入學」，祇等於經過本籍考試合格；各試齊，主考更不必談。

府廳州縣雖亦有教官，俗稱「學老師」，而為學老師者，並不逐日對於進士的子弟實地講授，試，所有合格人員都參加鄉試。鄉試逢子，除了朔望集合士子照例講上一兩段經文外，大體午，卯，酉等年在各省舉行；另有所謂「恩科」

上由是辦理那一學區的行政事務；間有宿學進望乃是逢國家有大慶時額外舉行的；該科鄉試也有外，不是他們的本務。他們的本務，除辦行政改在次年辛丑補行。考試性質則是屬於中央集

事務以外，是在督撫着考試制度的推行；換句話說，他們止是考試行政系統下的事務官，而不能極的。鄉試的正副考官，都是在中央有固定職

算是技術人員。學台的主要任務，就是主持各職。主考止算差使，而不算「缺」。學台比

該省之某幾種考試，如考選拔貢，優貢，廩膳生缺算是一個缺，因為他有較久的任期(三年)，

等，和一些行政上的照例之事而已；其有著實替但他是和主考一樣，也是帶着原官銜而外放，也

國家教導出一些人才來的，止算公餘閒事，也不持考試的代表，任滿回家，也是復任原官。其

算本務。至於書院的主持人，所謂「山長」，後，光緒末年廢了科舉，改定新官制，這把學台

是與政治無關的；他是地方最高長官所禮聘的，的官階提高，與潘某兩司鼎足而三，成為實官，

並不是國家的職官。他也許是一位準了官職的任務亦由主持考試一變而為主持教育。

名宿，也許是一位沒有官品的名秀才，他可不受

關於學台和主考的任用，是就進士或翰林出身的身的京官以內選選的。江浙浙江等省，往往任

用二三品大員；雲貴等省，則常派些翰林院修撰編修或各部郎中。編修官止七品，僅與知縣相等，但他既是皇帝的代表，便可以和總督或巡撫分庭抗禮。其行使考試之權，亦完全自由，頗合考試獨立之原則。

明白了上述事實，我們便可以隨讀過去關於考試大典的記載。

嚴頤孫先生於光緒甲午年(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正在貴州學政任內；「錄香館使驗日記」即在他的任內寫的。甲午離華安先生出任辛丑科貴州副主考，時隔六年；「辛丑日記」起於辛丑(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元旦，完於是年九月返抵保定之日。前者是用簡係先生原來的手稿影印的，尤覺確能可貴；後者則經陶孟和氏整理校訂過的，亦便閱讀。這都是距今四十年前的陳跡了，富有第一手史料價值。兩先生都是津法名士，既屬相識，復先後同以翰林院編修資格到貴州去作學憲之使。一則享年長久，文學事業人所共知，南開學校就是他的一生事業中之一個

類果；一則僅如曇花一現，未及結果。

「辛丑日記」的內容，陶氏序中介紹得很翔實，「蘇香館使館日記」似乎沒有人像陶氏那樣的介紹過；但我此刻並不想把它單獨介紹。我現在想把個人綜合兩書讀後之所得寫些出來，余之固好。

過去士子一生，初步所受的教育，是八股試帖教育；必須科名到了相當的地步，方纔放手。這就當時而言，可以說是和考試制度相配合的。

這種考試制度，雖是一味的替無用的八股試帖教育，却沒有人公然反對。反之，也沒有有人公然承認與此相對的歷史古文辭學無用。結果如中虛所說：「道並行而不相悖」。主持考試的人，無論頭腦如何新穎，對於無用的八股試帖，以假當真，絲毫不加否認；應考者也無論其如八股之爲無用與否，更當做一回事幹。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又何嘗不知八股之爲無用？皇帝雖然支持着八股取士的金科玉律，而其本人與皇子皇孫，並不學作八股；相反地，他們是讀歷史古文辭！在這樣地上下交相欺騙之下，便造就了多少人的功名祿利，揮托出學台主考們的光榮。範孫先生在學台任內，已竭力的學代數，學英文，見於日記；楊安先生對於天文算學也是極熱衷的追求者，見於陶序。以這兩位不能不算新的學者，而在主持文衡的任務內，同樣的「門坎」得格外周到，這同樣的把學台或主考的一門坎「逐日求精會神」的寫下來，對待起者之亦步亦趨，不能不算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了。我相信，範孫先生對於當時學校制度之不

成爲一個制度，是有先見之明的；但在那學台任內，止能消極的放出他那開羅開式的尖銳眼光來，挑撥幾個青年英才，期爲世用，而不能廣設一級不成文法。我們今讀兩先生的日記，儘可見他們好學，好士，和辦事認真精神，以及一些舊時代的政治和社會背景，而不能發現他們對於制度本身有何反響；即在當時入讀之，想亦不過作門坎內的經驗談，和嘆嘆欷之樂而已！

所謂「門坎」也者，自然是在小處着眼，如官場備註，備應往還之類。瑞安先生在奉命後（見辛丑日記頁四二）即寫信向他的好友傅國日得見列「蘇香館使館日記」。欲使對待地方官，無從小處着眼，地方官之奉承使使，自然亦儘速避嫌等是務。這就說這確是當時做學員的必具條件。我們從這兩種日記中間，可以看到，止要學台主考一經截止，皆府首縣，甚至司道，是何等的賣力！在另一方面，書法本是一種高貴而藝術，而在做學台主考的竟致遵照例的辦寫其應辦工具，甚或以之交授「程儀」。倘不如此辦理，保不定要貽禍臨之說。故雖賢者，亦未能免俗。再者，一典文衡，雖以貴州案稱其省份，亦可博得二三千金程儀而歸（辛丑日記頁一六六），這皆所謂取之以其道。做價窮京官的，藉此以得稍補點微債，自亦近乎人情。

廣通的張季直先生就是一位從未與司文衡，又在翰林院日子極短的人，他即未曾希望國家拿著學台主考來調劑他。範孫先生之才力似不亞於廣通，而他即被調劑過。我又想到：翰林院是當時發士的最清貴機關，多少名流學者由此出來，不能不算收到實效的了；但若這些被養之士，老是在烏煙瘴氣的京城裏，不去見些世面，不說變成死讀書的人嗎？所以對於他們，有外放，應從，調用都屬，入應京職等措置，其中主要的還是放他們出去充當使者，任勞完了以後仍回本衙門供職。這種措置，是在交通極不便利的時代，有心讓那筆士出去游歷一番，把中央和地方的情形溝通一些，並藉以認識天地之廣大，民生之疾苦的。以範孫先生那樣的聰明才智，雖則不做翰林學士，不見得就會埋沒；不過在他一生中，此行又不見得無所助於才識之擴充。他貴州的教育，雖又選拔了些人才，爲貴州日後的教育事業開了一點頭緒；這根源，貴州的教育之果，不無仰賴於範孫先生播種之力。可惜瑞安先生早年多病，中途奄忽，未竟其用；幸而此記未隨其他各年的日記一齊散失，且有人爲之整理付印，否則更是淹沒了！

這兩種日記，恰巧同在國家兩次受外禍的年度寫的，除考試制度外，還可看出當時淪陷區域戰區的官民，大抵是合着紅樓夢上的兩句話：「不無補闕，都有些傷心」；內地如貴州，似乎少關痛癢。這樣，宜乎國家會遭過失敗。今日全國的情形來與當時一比，誠可謂爲進步，而使我們益增自信。

我沒有研究過考試制度史，以上云云，固然是我的先祖所遺事或想好的，有的我幼年時及晚
歲來，不計其數。惟貴州是我出生之地，又曾仰過；兩位先生所取之士，至今猶健在者，有的
住得相當久，兩位隨行之處，有的也是我曾到過。我待諸位過，內中不少幹過一番事業的，而爵係
的，至今尚能追憶，所提到的貴州官紳，大半是先生到黔之年，先祖恰在鎮遠府任，他給先祖的
信札，寫的行禮，不亞於日記之端美對人，至今
還在我家珍藏著；所以我今綜合兩記讀後，信覺
親切有味，無異再到貴州一遊，也無異於面君已
往或久遠的老輩煥然起敬。

一定是我們的

閩丙

三、四月的月光滿在遠後方的城市上，在午夜後
尤其顯得靜穆。忽然間，長空一聲響，空
擊響發出來了。那單調的，哀號似的嗚
聲，空迴盪，已經是滿怖了，何況是在深夜！
敵人的炮聲沒有長着眼睛的，誰能担保這就
不會落在自己的房屋，甚至於腦袋上？於是全
城的居民，打夢中驚醒，從大街，從小巷，好像
驚濤駭浪一樣，帶着緊張的心情，跑着慌亂的步
武，向各處門奔走。城門只有那麼大一個洞，
擁擠是免不了的；過着汽車衝過，還得讓。許
多人就從心裏發出詛咒：「龜兒子的，有汽車
坐，就這麼成風！」其實，自己也不得不上
那部汽車。

三四路吧，他看看跟上來的人已經逐漸稀少，
就在路旁邊一棵大榕樹蔭下停住，把棉襖鋪在池
上，自己坐了下去，身子向樹幹靠着。隨後，
他閉上眼，原想休息休息沒有睡動的神經，但
因經過夜氣的激蕩，神經反而非常清醒，接着就
把眼睜開了。

何后樂隨着人羣擠出了西門，轉到背街，檢
一條窄窄的小道，往西走着。他看看那些屋頂以
及腳力不健的人們，就在附城一帶凡是可以掩蔽
一下的地方，竹林裏，大樹下，墳墓旁邊，歇了
下來，便替他們就心。既然跑警報，就該跑遠
一點，附城總是危險的。他挾着一林
棉襖，放開脚步，往西走。最後，大約走了

從樹蔭下望出去，滿月高懸，天色淡藍，還
一片雲，也看不見一顆星，似乎是紫星小，怕
看地面上種種的悲劇，那團團睡去了。這時候
何后樂覺得那四野的月色，確實是剛可變。
他想，這不是有些故意作弄人嗎？這樣好的月
色，讓人家在警報聲中來賞玩！就在榕樹的左
邊流着一條小河，他一個個眼，就看見河水映着月
色，閃閃閃閃地放射白光。那潺潺的水聲，和
着這近秋虫的聲響，似乎全是爲了那月色的柔媚
而唱出的讚歌。

是晚秋。何后樂只穿着一件棉襖，在坐
過幾分鐘之後，就覺得涼氣逼人，不禁打了一個
寒戰。隨着這寒戰，忽然感到自己身世的淒
涼和個人力量的微薄。還想一年以前，他有故

鄉，他有父母姊妹，不久，故鄉淪陷了，父母弟
妹也都死在敵人的屠戮下了。固然自己條件，
一個人逃到了遠後方，但要不是過着個個鄉幫幫
忙，縱使自己能寫點文章，也許這擄不着眼觀
這個職業哩。唉，剛刊的編輯，一個月五十來
塊錢，暫且在這亂世靈活自己的命運了。這能
夠算是什麼抗戰的工作嗎？文章，文章，在選
非常時期，究竟能夠產生什麼效果？再說，像
這樣隔不了三天五天，白天跑警報，夜間也跑警
報，恐怕連早人壽會跑病，談什麼爲祖國奮鬥，
爲家庭報仇！

這樣的心情，未免過於悲觀，比寒風侵入還
可怕，他認爲要不得。於是，爲了排解這種心
情，他站了起來，在樹蔭下徘徊着。
從牆十碼外走過來一個人影，遠看身軀和那
走路的姿態，很清楚地是一個年輕的女人。這
女人愈走愈遠；何后樂覺得不好意思在那兒望
她，便又靠着樹蔭坐下。隔時想：這裏是附警報
了，不然，這麼夜深，在這樣的月色下，出
現這麼一個年輕的女人，不要令人疑心是妖怪或
狐狸精嗎？如今在女人，膽子也真開大了！
他正這麼想時，女的已經走近了樹蔭。看
樣子，她好像是也打定主意要在這棵榕樹蔭下躲
一躲的。她仔細釘了何后樂兩眼，向旁邊走了

腳步，但隨後又回轉來，站在他的面前，凝視了片刻，陡然出乎他的意外，她招呼他道：「這位先生，請你原諒我唐突，我想沾沾你的光，可以嗎？」

何后寒慌忙站了起來，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接着解釋：「我今夜跑警報，一時倉卒，衣服穿少了，現在冷得打抖。你不是帶着一牀棉襖在這兒，可否讓一角給我借一借？」

在樹陰下的月光中，何后寒看出了她的臉龐長得很端秀。他忙回答道：「可以，當然可以。我把整牀棉襖拿去借好了。我穿的這厚，用不着。」

「那怎麼好哩？不，我知道你也需要借一借。」她從何后寒手中把棉襖接過，牽開來，一邊說：「如果你不誤會我的意思，那我們就靠坐着，你借一半，我借一半吧。」

不等他回答，她自己先坐了下去，把棉襖的一截蓋在自己身上，空下另外的一截，那算是留給他的。

雖然是一個將近三十歲的男子，因為在過去不曾有過多少戀愛經驗，對於接近一個年輕的女性，便是在這樣方便的場合下，何后寒還不免感覺胆怯。他站在那兒，心地跳蕩着，想坐下去又不敢坐下去。再說，誰知道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女人，這機夜裏，穿得那麼單薄，一個人跑警報，似乎太隨便，又太胆大了一點。但看她的態度，和聽她的說話，又絕對像是受過教育的，不是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

女的看他躊躇不安，催促他道：「你坐下來

吧！我知道你在想些什麼。我看得出你是一個正派人。而我，至少我可以說，不是一個無聊的女子。你要這樣，待一會着了涼，倒使我關心不安。其實，我不是怕凍病了一羣孩子沒有人照料，我決不會這樣唐突的。我們都是難中人，何必要求什麼普通社會的禮節！」

「這孩子！看她的樣子，最多不過二十來歲罷。況且，既是一羣孩子的母親，怎麼倒把孩子攔開了，獨自一個人跑警報！」

「那麼，太太，你的孩子在那裏呢？」女的一笑說：「哈哈，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在保育院做事。我指的是那些沒有父母，無家可歸的難童。唉！實際上，我自己……」

她忽然打住了，有所顧忌的。何后寒想：難童！他使過生那麼十來年，自己不正是一個難童嗎？難童保育院他也曾去參觀過，他覺得，那教養難童的工作，比起寫文章，神聖多了。而且，如果不是性情溫柔，責任心重的女子，誰耐煩去照料那些固然可憐，但十之七八是又醜又懶的頑皮孩子！

他不再考慮什麼，坐了下去。但在坐下之後，儘管強自鎮定，心也總像有所期待的。他想找幾句話說，又不知道說什麼是好。隨後心中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在過去，自己不是會夢想着有那麼一個年輕的女郎坐在自己的身邊，也許就在這樣明月的月色之下，彼此談談心中事嗎？目前可不是天賜的好機會，為什麼忽又這般胆小不爭氣，沒得話說？

這是一想，他下了決心，有意把被角牽扯了

一下，忽然吐出一句：「請問貴姓？」

女的不再回答了他這簡單的問話，並且接着把她的身世也簡述了一點。她姓陳，叫亮英，是河南北部人，原來在北平某大學，已經放暑假，正預備回家，忽然盧溝橋發生了戰事，路走不通。無法，她只好隨着一幫先正和同學往山西走。到了山西不久，就聽說自己的家鄉淪陷了，父母兄弟不知死活。從此就和家中斷絕了音訊。當時她不禁痛哭流涕。眼淚是好的，減輕了她的內心的悲哀，增加了她對敵人的忿恨。從那時起，她就自動參加在前線軍醫中工作。幾個月內，她跟着軍隊由晉北轉徙到晉南，由晉南又轉到晉西。很不幸的，後來她竟得了一個傷寒症，幾乎死去。病好之後，醫生勸她，不可再上前線，須得到後方去休養一時期。就這這樣，她纔被派送到這個城市。

「聽你的口音，你也好像是從外面來的，是不是？」

「是的。我聽了陳女士的故事之後，使我覺得很慚愧。我的故鄉也陷落了，父母弟妹都死在敵人的蹂躪之下。但我却沒有去前線工作。當然，這是因為沒有得着機會。然我自己沒有努力去找機會，也是事實。說起來，這之是我們寫文章的人胆小，沒有出息。」

「你別這樣想。我到這兒來，不過一個多月，我就覺得我們在這樣地方可作的事，也很多。這些事不見得就趕不上前方的重要。你在前一個機關上服務？」

「說起來慚愧，我是在編抗戰週刊。」

「說起來慚愧，我是在編抗戰週刊。」

「呵，您不說是何后樂先生嗎？您提起，當的文章，我時常拜讀，好極了，有力量。不曉得先生說，早先我在學校時，也很喜歡弄文章，就這一點上說，我和何先生這算是同志哩。我認爲，您不應該小看我的工作。」

這樣親切的鼓勵，自從他到後方以來，快一年了，這還是第一次聽到，而且從一初見面的年輕女子口中聽到！在那出乎意外的高興之後，何后樂便已覺得過身是像打了一針興奮劑一樣，新添了一股力量。這力量使他對於自己，對於自己的工作，陡然有了更堅強的把握和信念了。

「我很感謝陳女士這番話。我在過去，真是太消極了，但總覺得在這抗戰期間，沒有盡到自己該盡的責任，因此對於自己不免有一些失望，往往鼓不起勇氣來。再說，父母弟妹都死了，沒有一個親人，有時就不免在孤獨中感覺到人生沒有意義。」

「我明白您的心情。這樣的心情，誰也有過。難道您沒有朋友？」
「也不能說沒有，但都是些「泛泛之交」。也難怪，處在這樣的時代，誰會看得起一個寫文章的人！」

「您別這樣說。如果您不嫌棄的話，我願意作您的朋友。我初到這兒，朋友也不多，我們在前線時，只要是在一塊工作的都是好朋友，有時像一家人那麼親密。」說到這裏，她想起了她的「一羣孩子」，於是自負自語似地接道：「今夜那些孩子就由院長領了出城，我就放心。我從住所跑到軍醫院時，他們已經回來了。」

不是慌慌張張的往那兒跑一跑，我今夜也不至於穿得這樣單薄。」

城內的警報又響了，仔細聽去是警報的。何后樂把棉襖推給陳亮英，站了起來，說：「路上冷，你就把這棉襖當作手帕吧！走路時我用不着。」說過，不禁爲了自己聲音的柔和而驚訝了。這不有些像是從前在家時對妹妹說話一樣溫和嗎？

「那就謝謝您。」她提起那棉襖，披在身上，一邊說：「是真的，今夜要不是遇着您，我不知道將會凍成一個什麼樣子。自從那一場病後，我身體的抵抗力就減不如從前了。」

於是他們離開了棉襖，踏着月色，向着回城的路上並肩走着。伴着他們也走着兩個怪模怪樣的人影。陳亮英很能走；一路上，他們趕過了許多行人。看看那些單身走着的，何后樂就不免聯想到他的同伴，起那麼一點自得的感覺；從此陳亮英有一個異性的朋友了，再要跑警報時自己不會發涼了。

陳亮英也許是有同樣的感覺吧，忽然問他：「您在想什麼，話都不說一句？」
「是在想什麼，話都不說一句？」

「是在想什麼，話都不說一句？」
「是在想什麼，話都不說一句？」

如今，誰也沒有關照對方慢走，可是原先落後了的許多行人，一個一個地趕過了他們。

進西門時，棉襖已在何后樂的右腋之下，他的左臂是給陳亮英挽着。兩人在並肩走着，走着。何后樂默默地覺得，原先跑警報時一頭慌裏的心，現在不僅是安定了，而且浮上了那麼一層幸福的笑。

把陳亮英送到了她住處的門口，何后樂攥住了她的手說：「我明天可來看你嗎？」
她找到他的胸前，撫着他的肩說：「您不是需要親人嗎？還用得着這樣問？」語氣是怪溫存的。他正特要擁抱她一下時，她忽然轉身去，輕快地幾步，便進門了。

在回自己住處的路上，何后樂的腳步也非常愉快。他走幾步，邁幾步，又邁幾步，嘴裏還呢呢喃喃地哼着歌調。到了門口，碰着房東劉老先生，他忽爾無頭無尾地招呼他說：「劉老先生，我告訴你，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木蘭花慢除夕感懷 周仁濟

鑼城鐘火暮，掃殘月，帶春星。看冠豸雲飛，萬家神管，魏奏昇平。微情。豈關兒女，院中戎神武蒼天庭。坐擁貔貅如虎，大旆電掃神京。
漢清。靈雨奠胡氛。鼓角動邊城。更傳新歲，羌胡膽大，多是寄生。靜曉。燕然何日，一憑高，四海晏然清。起視陰風大陣，夜驚雲裏悲鳴。